

明
季
北
略

明季北畧卷之十六

錫山計六奇用

崇禎十三年庚辰

賑民

閏正月命巡城御史賁弼賑飢發帑金八千。賑真定發帑金六千。賑山東。二月風霾亢旱。詔求直言。三月分賑畿南三萬金。是日雨。又賑京師貧民各錢二百。七月發帑金二萬。賑順天保定。八月。贖倉粟賑河東。創民九月。命有司祭難民。痊暴骸。冬十月。出帑金萬。

兩市舊棉衣二萬給京師窮民

己卯庚辰之際。中外交訌。上念窮民罹災。獨賑屢下。而有司執法侵蠹如故。真可恨也。

策貢士

三月。策貢士于建極殿。賜魏藻德第一。先是。閏正月。上召貢士四十八人於文華殿。上問邊隅多警。何以報仇。魏藻德對曰。使大小諸臣。皆知所耻。則功業自建。妮媠數百言。藻德通州人。更自言。戊寅守城功。上心識之。至是。優拔第一。

新進士召對上拔趙玉森等五人爲翰林周正儒五人爲科臣吳邦直五人爲御史俱批應對詳明又拔呂陽等十三人爲吏兵二部主事俱批應對稍明賜下第舉人無錫華廷獻江陰徐亮工等爲進士時稱
欽賜進士

太祖吳元年置翰林院以陶安爲翰林學士洪武十八年始定翰林官制永樂二年甲申科擢會元楊相等五十一人及善書易流等十人俱改庶吉士次年正月復命解縉選庶吉士楊相武進縣人

等二十八人于文淵閣肄業時人謂之二十八宿
舊制庶吉士間一科考選額定二十八人自萬曆
十一年癸未李廷機榜始令每科考選以二十三
人爲額故數科來翰林官至百餘員皆無所事事
惟揚揚長去道上拜客飲酒而已崇禎甲戌丁丑
兩科始不選庶吉士以卽推有異政者擢入翰林
亦制之一變也至庚辰新利進士召對上問君有
難當云何錫人趙玉森對曰萬歲臣殉死上頷之
因問四事玉森對且泣遂拔翰林時稱欽賜翰林

旗杆半黃半朱象榮之或云故例每科翰林第十
八人惟兩京及浙各選二人餘每省一人每科部
科道每省一人凡有大政必合十三省人酌議故
備知天下得失此制之善也及崇禎辛未以後始
不考選惟取知推爲翰林科道矣迨癸未科復考
庶吉士後乙酉隆武立復改庶吉士爲庶孽士云
四月命考選大典須科貢兼取以收人才之用已而
吏部考選不列舉貢特命貢士并歲貢二百六十三
人俱補部寺司屬推官知縣不爲例

命朝臣及撫按各舉將材

明制最重進士可仕至六部進士中翰林爲最一入翰林則不屈膝雖掛指腰背不甚折所以養相體也舉人止可仕至太守而已故進士觀舉人頗卑雖同處不甚欵接至歲貢廩官又無論矣若武職則微甚雖大至總戎自文臣視之抑末也思廟命科貢兼取可謂一洗舊習然二百六十二人俱補都寺司屬得毋更矯太甚乎

黃道周廷杖

庚辰四月黃道周以前召對特旨補江西布政司都
事巡撫解學龍薦舉之疏例下部問有簽貼其旁激
上怒者上遂以道周黨邪亂政學龍徇私遺縱騎柁
違道周先還閩信馳詣南昌諸士紳慰問不答陰
饋金爲贈不納視者皆哭至京與學龍各杖八十下
刑部獄黃景昉趨視之道周創雖重神氣未損獨以
弱體辱親爲可耻越數日戶部主事葉廷秀救疏上
杖一百削籍爲民廷秀濮州人講程朱之學與道周
初未嘗相識疏上自分必死旋尉至卽與偕行將拜

杖言笑自若。覽杖者亦爲心折。道用久繫醫治稍痊。而太學生余仲吉又上疏曰。黃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廬。積古著書。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嘗過。賴而志實忠純。今喘息僅存。猶請書不倦。此臣不爲道周惜。而爲皇上天下萬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而听。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諫。雖遠出而責優容。皇上欲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之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也。通政司格之不。士仲吉并劾通政司施邦耀。上怒。下獄。亦杖一百。論。

戊復詔道司學龍對北司簿仍卽家逮廷秀廷諤日
葉問孰爲閩黃公者道周學龍皆恨相見時北司帥
逼供黨與煖煉極酷無所得謬指數員塞責有崑山
諸生朱永明者持百錢將適仲吉亦在繫中並送部
擬罪

按旂尉至南昌閩郡惶懼姚知府函送公禮五百
金又私禮三百金夥長袁從先一百金又錦衣酒
席折程折席共三十金又分犒金吾管家及長隨
六十二十餘金時吳氏慎三胡公爲司李六月十

六送三十金。按道周爲沈延嘉之房師。沈又爲員氏之房師也。善曰：廣送六兩，楊廷勝送二十兩，餘如臬司吳守道、潘高安、令蔡豐、城令郝等，俱有助金約千兩。有諳生彭士望持走京師，爲黃解部中用。部內不取彭，適還。絲毫無染。送黃夫人，夫人以大義辭之。送解家，解不受。繼送員氏，員氏以爲公費，竟無所私焉。此一役也，可謂江右之高義，亦可謂千古之高義也已。

徐石麒對三事

五月召廷臣于平望問守邊救荒安民三事通政使徐百麒對以守邊在農戰互用救荒在勸民輸粟安民在省官用賢上是之

薛國觀免

庚辰六月大學士薛國觀免初國觀以溫體仁援送于丁丑八月得人閣上頗向用之至是操論失旨議處致仕上嘗語國觀朝士婪賄國觀對曰使厥衛得人朝士何敢曠貨時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于是專偵其陰事以至于敗國觀既削籍給事中

賈惟再諫劾之首國觀納賄有跡并及尙書傅永淳
侍郎蔡奕琛等俱下鎮撫司訊又下都御史葉有聲
于獄亦以通賄國觀也時株連頗衆

李振聲請限田

十一月工部主事李振聲請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
十頃屋百間其下遞減下部議

井田之制善矣然不可行于後世也限田之議猶
有井田遺意亦終不能行者以利于貧賤而不便
于富貴耳

禁蕪

蕪草本邊塞軍中所用。一可療傷。二可辟寒。庚辰北
郡嚴諭禁之。而營軍卽于諭下陳市。其無忌如此。是
歲無錫。令龐昌先亦禁蕪。有人種少許。治之用。捕獲
免。時天旱。俗謂龍畏蕪。避去。故呼爲回蕪草。

李自成敗而復振

庚辰九月。秦兵大破李自成于函谷。自成敗散。尋
其部下俱降。自成官軍南。秦兵賊之于北。左兵扼之。
守南。竊賊不得他逸。食且盡。自經者數四。養子李

喜敬之自成因令軍中盡殺所掠婦女以五十騎衝圍而南時河南大飢飢民所在爲盜自成自鄖均走伊雜飢民從者數萬勢復大振十一月陞陝撫丁啟睿總督陝西山西河南軍務十二月自成攻永甯陷之殺萬安王朱鍾連虜四十八塞遂陷宜陽衆至數十萬李巖爲之謀主賊每剽掠所獲散濟飢民故所至咸附之勢益甚

先是戊寅張獻忠羅汝才九賊在房竹山中自成來附獻忠謀殺之自成覺而逃去入蜀己卯自成自川

潛渡入豫取洛陽

一云戊寅自成寇襄。敗于三師。奔穀城。獻忠資以甲
冑走焉。均賊王光恩降。勸興之俱。自成不應去之。
鄖屏北山中不出者二年。庚辰楊嗣昌搜捕之。自成
潛逃洛下。飢民從者數萬。

上云已卯入豫。此云庚辰逃洛。疑庚辰爲是。但一
云獻謀殺自成。一云獻資自成。里胥則又疑謀殺
爲確。蓋張李是兩不相下人。

楊嗣昌駐襄陽

庚辰閏正月楊嗣昌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爲軍前
監紀從之。二月十三日甲子給嗣昌萬金。賜斗牛服。
又賜海驢馬一。棗驢馬一。金鞍二。嗣昌駐襄調兵會
勤以陝西興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殷太白。三月嗣
昌次荊門。立大勦營。以新募湖南殺手二千人隸之。
更以巖下騎兵爲上將營。新撫降丁皆隸焉。以副將
猛如虎將之。日望撤各鎮內監還京。

羅汝才入川

二月二十日辛未羅汝才掠信陽。尋陷光州。五月汝

才與過天星等七股盡入蜀監軍萬元吉扼夔門已而賊陷大昌犯夔州石柱女帥察良主發兵援夔州萬元吉與之合

按天啟元年敵攻瀋陽諸將吳文傑周敦吉等救之石柱司秦邦屏先率兵渡河諸營繼進邦屏戰死三月四川簡賊奢崇明倡亂遂據重慶府已而復陷遵義一方震驚石柱宜撫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勤王時敵厚遺秦氏求其助兵秦氏斬使留銀鎗兵圍重慶夫瀋陽戰死邦屏烈矣抑男也至良

王不過一女子耳。曾國其廢今據夔州其忠無不
愈于顏肩者故。

左良王大破張獻忠

六月左良王遣降將劉國能圍獻忠于太平縣之馬
山中。獻忠盡分兵四出抄糧。不得糧歸者盡殺之。宋
歸者謂國能降良王使國能將之前行。詐稱糧至。獻
忠開營延入國能大破之。斬首萬級。捕其督軍。擒其妻
孥。與徐以顯潛獨繫縛送襄陽獄。獻忠攀解越嶺逃。

良玉前射獻忠眉。心此又擒其妻孥等可謂二快
事。獨是徐潘爲獻之腹心。既獲卽宜誅之以絕禍
本。乃猶送獄以緩頰。與致賊得生。奸計竊所不解。
豈畏獻乎。抑欲招獻乎。苟畏獻則徐潘爲獻之謀
主。斬之獻無主矣。若欲招獻亦姑置。孥足矣。且
獻當日破郡陷邑。殺人如草。雖親王不免。凡有心
者。恨不食肉寢皮。願當事猶惜其妻子。殘其黨羽。
謂之何哉。

國獻史畧載二月事

楊嗣昌奪印歸印

五月江北賊陷羅田。羅田縣屬黃州府。六月副將軍賀人龍等合秦蜀諸軍擊賊。大破之。七月賊小秦王等相率降于楊嗣昌。獻忠汝才謀渡川西走。諸將會師擊之。營于夔之土地巖。待人龍兵三檄不至。初嗣昌以左良玉進止多不從節制。而人龍所將陝兵驍勇善戰。而多擁降丁。屢破賊有功。思得總兵名號以統轄之。川撫邵捷春爲請于嗣昌。嗣昌乃密疏于朝。請以人龍代良玉佩將印。既而聞瑪瑙山之捷。後尋

留良玉佩將印如故。別加人龍職銜。頃後命人龍快
快。良玉知之意亦恨。嘗獻忠遁伏山中。千餘殘寇可
盡。乃良玉以奪印懷慚。人龍復以歸印缺望。遂逡巡
不復深入。皆嗣昌失兩帥之心。玩寇故也。癸亥人龍
兵噪而西歸。已巳官兵敗績。

九月。羅汝才過天星之入川也。凡九股。是時嗣昌已
降其八。遂飛章以問。叙資文武將吏有差。十月獻忠
汝才陷大昌。一十五日壬戌。又陷劍州。川兵追之。敗
績。執四將以去。劍州屬四川保甯府。

吳卿論兵辨

黃梅貢士吳卿上言。流賊奸宄出沒。尤善偵走。嘗日馳二百里。酣酒酡色。瞋睡不醒。替將勇敢。面枚夜襲。賊不能覺也。今兵不殺賊。反以仇民。窮鄉男婦。匿林。逃難割首獻功。以愚主將。主將以愚監紀。監紀不知。遂奏其功。此弊。踵行久矣。所當痛懲者也。

張獻忠圍桐城

陳石舫樅陽文士。樅陽鎮距桐城百三十里。庚辰獻忠。駐廬州六安諸處。去桐城三百餘里。時樅楊猶寂。

然無恙。忽鄉人謂石舫曰：君能飲吾當告以機事。石舫問之。其人曰：近得密報。獻忠不日且至。君應速走。石舫猶疑信參半。不意談笑間賊騎已充斥于前矣。一晝夜行三百里。九月七日立營于黃山谷。讀書臺。臺在山巔。可以眺遠。焚掠三日。凡殺八千餘人。壯勇者驅之攻城。時獻忠大隊距桐城五里。結營困之。使偏裨分掠鄉民充軍攻城。其驅掠之法。以精銳十人執戈前率。使所掠之民隨行。又以武士十人押後。復令騎兵十人左右分列。操刀催督。有前者已過。後或

不續卽殺之。舉懷疾行。墜至近城解入。老營雖千百人。不過三十騎。皆趨獻坐營中。每人審問如答應。詳明卽留。下文人多不殺。賊有四大營。獻居中。老營外駐三營。猶如鼎足。環護老營。三營者一名前營。二名中營。三名後營。獻忠戴尖毡帽。服織錦胡桃花衣。軟靴布毡于地而坐。眉間有箭瘡。爲患時出膿水。二美人侍側。以白綾方數寸。進而拭之。旣拂輒棄。投于地。頃之眉心復濕。仍拭如前。無一日間。箭瘡卽成。貞歲左良玉所射者也。至是已三年。猶時時裂空右曉。

將二十人佩刀隨護碗酒大肉席地傳飲。時九月初十爲蘇忠生日。各嘗頭目及本營諸將皆稱觥上壽。優人侑觴。凡作三闕。第一演關公五關斬六將。第二演華世忠勤王。第三演扇遲恭三鞭換兩簡。三奏既畢。八音復舉。美人歌舞雜陳于前。歡飲移時。諸將辭出。獻忠戒之曰。柯城百姓怨恨我輩。晚間須慎。勿縱飲誤大事。欵屬再三。諸將曰。敢不如命。一揖而退。獻忠自宿老營。中心選美人絕色者二人侍寢。夜嘗不寐。表甲微行。携刀巡視。雖左右僕御亦不知所在。其

樞密如此所宿之外第一層以所掠文士旋繞居之呼爲相公第二層令女子居之呼爲美人第三層使醫士居之呼爲大夫第四層書吏等居之第五層勇士固守營門凡心腹悉隸帳下有入其老營者不得進出若見文士則詢其策畧或當意者卽投之職賜以符合使攻取城邑如無所能而欲還鄉者輒殺之所掠士子知爲本邑人盡則與之飲食命婦人奉事似見寵待及夜則虞其道途悉繫之離鄉三百里始縱而不縛所掠童子教以騎射殺人日間所遺夜則

點名聞今日殺人幾塊猶云幾個也童子殺掠過多
獻忠則事而賞之若無所殺掠卽答二十棍由是所
至劫殺一空百姓恨刺骨俱呼爲八賊而不稱八大
王小卒掠得金銀悉獻主將不許私匿如藏銀三兩
卽殺之恐有金而逃耳故貧民室廬旣墟無以度日
皆從之奔掠用是所至益衆平居無事則練習士卒
如十騎兵卽使十步兵或棍手與之搏擊殺馬兵
卽以所乘馬賞之故騎卒多精銳時邑令張拱極固
守桐城獻忠攻之彌月不破城爲巨蒙所築外磚內

石堅甚攻者止能挖去磚而已不克穿其石也獻忠
掠鄉郭居民捨土擔石高築長堤環攻之城內用礮
擊殺焉賊將屍和士填入復以利械授民擊之前攻
城外土墩幾與北門齊賊將踰城入城中大懼復發
大礮擊殺之邑之鄉人甚苦而真賊實未傷一人時
總戎黃得功方鎮廬州拱極遣人間道乞援得功率
衆星馳獻忠聞之解圍去得功追之不及至今百姓
口祝之凡獻忠他道慮追兵躡至多以金帛遺地兵
利其所有亦不窮追是以大爲民患賊將去所幸美

人悉手及之。及抵他邑。所掠美人亦復如前。蓋挈之不能去之可惜。故其慘毒如此。亦美人之厄運也。嘗獻忠犯桐城。陳石舫亦在掠中。有湖廣人張義者。昔年同舍生之僮也。至是爲賊將。忽遇石舫。問曰。相公識我乎。石舫茫然。答曰。忘之矣。張曰。子卽曩時在相公家趨事者。毋恐。今復相救已。而獻忠黜名。審問聞上連呼歸順。班聲如雷。有文且才者。卽留中。遞至石舫。張義欲脫之。乃白獻忠曰。此人無所長。且不能徒步。所獲。姓日反與之用。不知釋去。獻忠曰。吾昔日在

廬州用一人卽破一城豈有文人無用之理顧謂石
舫曰汝欲歸耶吾卽送汝歸耳石舫信之俯伏謝既
而引至一所百姓甚衆盡殺之遽及石舫張義舉手
一搖行刑者一刀而去石舫血濺衣體頽然而仆然
不覺痛亦異也時屍橫道左供馬蹂踐而張義適至
見而問曰相公能噤一聲乎石舫噉之有聲義喜曰
可救也喉尙未斷令四人昇之私室且囑曰慎勿用
膏藥等物止以舊布順邊燒灰傳之晚間用茶洗去
膿穢久當自愈乃去石舫如其言療之三月始愈康

歷四年乙巳季夏二十九日子在樅陽見石舫頂上
刀痕環結詢之石舫遂詳述前事如此且云是歲元
旦大雪樅陽屋上俱有大人足跡長可二尺許衆皆
異之是秋即罹此變或謂足跡乃降災之神也石舫
家于山窰中藏書萬卷併樓畫亭屋悉成灰燼惜哉
談笑間數百里猝至所謂行于里而不勞者行于
無人之地也獻忠得之矣惜乎用之不善

前載九月獻忠汝才陷大昌今載九月獻忠圍柘
城賊雖善于馳突恐吳蜀萬里未必一月便能分

犯蓋陷大目者疑爲羅汝才不然或更尋所賊之
月恐有小誤此山目擊斷無可疑

楊卓然議撫

十二月薊豫皖兵大集賊懼乞撫初十日丙辰監軍
楊卓然往賊議之

是歲賊寇橫流四境雖時有斬獲屢我招降然降者
未經解散而飢民復相煽聚勢若燎原其可撲滅

歲飢

七月飢民蠶起嘯聚大行山應賊是年兩京河南山

東山西陝西浙江大旱蝗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並起道路梗塞

誌異

庚辰正月十五日丁卯夜東方黑氣彌空連三夕二月壬子朔杭州城門夜鳴

無錫實錄云九月二十三日宋中之間密雲不雨浙滙有聲所兩皆小書有粉紅黑三種質甚堅民有收之者來春藝之有莖而無花實

時張真人經錫舟前二牌云值日功曹聽用天下城

隱免叅邑令。雁昌尤敦誦所。兩真人謝曰。此天庭之學。非學生敢擅也。如愚力量。正有借水幾尺而已。頃之水果暗漲三尺。五日復退。真人入崇安寺。謁三清。次謁并及關神。俱行四叩首禮。餘如張睢陽諸神。不一揖也。

是時比年旱。歉穀。真人創于隄內。父枕濟之先生。讀書于洛社道中。青赤黑諸色蟲。長可五寸許。縱橫歷畔。幾無下足處。葉吸米菽。子于杭氏齋中。每啜菽。豈粥。六月二十一日。子從先生自洛社歸。經

至州巷扉柴閉。聞破落戶欲取徐氏耳。遂村後行南眺數里。烟焰騰升。咸云焚石塘孫氏也。情噉噉。洶洶。廿二廿三兩日。暮塘橋貧者相聚數十人。抵有米家傳食而掠焉。聲言將及吾鎮。于是本鎮亦集二百人。每人酒一碗。肉四兩。餉之。荷戈吶喊。南北繞行。未幾前之劫掠者次第被擒。皆死無算。鄉村稍得安枕。然貧民無生人之樂矣。卯辰二秋。蝗旱蔽天。俗謂猛將掌蟲屬吾鄉。悉演戲以禳之。男婦田間鳴金呵逐。裝衣建標。子見而歎曰。此則

斬木揭竿之象天下其將亂乎及申酉之際鄉兵
蜂起卒符其兆然則治亂之間必先有幾夢夢者
自不覺耳

正月初六戊午雷電交作大雨三寸時在大寒尙未
立春冬行夏令倒行逆施其災異之應在是年六月
終爲百姓城中搶米延及各鄉俱搶而究其致搶之
因蓋爲自夏至秋天無滴水米價一兩七錢而大戶
又不糴米激成搶米之變也

六月初三下午有轎一乘在街坊抄化其中有一絕

小師姑身長尺許。跌坐于盤中。大頭大面。大手有一
道婆。抱在手。中見者皆怪異之。此怪孽也。問其出處
云。從浙省而來。

六月初六至初十五。日月下蝗至。落落飛過。久旱所
致也。七月廿五日下午。飛蝗蔽天而來。自西北往
東南。吾錫城中屋上俱盈二二三寸。道途父老俱云。目
中未見。廿九日下午。蝗飛三日。至八月初二初四兩
日。蔽天而下。十二下午。落落飛過。晚更甚。是年租稅
四五分白米二兩一石。

六月十七暑甚。是日下午。飢民燒毀馬世奇房屋。一
帶亂。孝毆碎頭。而血污滿體。以世奇侵去官糶米銀
二百兩故也。鄉紳之體。從此大失矣。十七至二十日。
鄉城打搶十八。各店舖搶米。大戶俱搶。十九二十。大
搶廿一。各鄉大搶廿二日。知縣龐昌九。緝拿亂民一
二十人。監處城中。始定。廿三日以後。無日不解。審亂
民官打死四五十人。而鄉間打死燒死者。無算。此等
異變。亦一時之劫數也。七月十五。蘇州闕上有富
戶施姓者。不糶官米。百姓各執器械。斬門而入。殺五

一餘人其家立盡。吳下之變如此。當時事平既久。連歲旱。飢民心。蠢蠢思動矣。幸江左柔脆無強有力者。起于其間。爲之倡耳。不然。幾何而不豫楚也。

山東丐婦

稟順庚辰。山東諸省皆積歲旱。荒流民咸就食南都。時書舖廊下卧一秀士。穿舊紬衣。以帕裹巾。傍有少婦。耳垂銀瑤。貌極端莊。度亦嫺雅。見往來者。輒伸扇乞錢。或問其從來。曰。吾山東巨族女。嫁夫纔五日。卽相携行。乞到此。夫亦官裔。遊庠人。忍飢冒寒。染病不

起只得坐守待盡耳。或勸以何不別適人，亦可得數十金調理夫愈，則兩命俱活矣。婦曰：與夫節生甯守義死，况夫病已深，縱有飲食藥餌，未必痊可。夫亡，豈不獨存？奈何！徒喪廉耻乎？或更詰之曰：何不以耳上銀鎗易米？答曰：此夫家聘物，不忍棄也。聞者咸嘆服。競相施助，驟得數金。婦乃購一棺藏寺中，視夫一弱，彼亦一粥，視夫不食，彼亦不食。絕粒者浹旬，夫竟斃。既殮，得乞賞倩工埋。首舉衣衾，究土塚未成，而遽量。向按之，則氣絕矣。路人高其義，共買棺，與夫同穴。頃

焉耳上銀璫尙在

江左貴人之妻女失節敗閑恬不知耻者觀此掩
面矣

明季北畧卷之十七

錫山計六奇用資編輯

崇禎十四年辛巳

薛國觀賜死

正月故大學士薛國觀。奏辨袁愷誣劾。自禮部主事吳昌時之意。上不聽。八月。國觀賜死。籍其家。國觀性褊刻。用溫體仁薦。自僉憲驟登政府。欲結于土會上。憂用匱乏。因導以借助。曰。外則鄉紳。臣等任之。內則戚畹。非出自獨斷。不可。微以李武清爲言。遂密旨措

四十萬金。李氏盡鬻其所有。追比未已。戚晚人人目
危。因皇子病。衆倡爲九蓮菩薩之言。云上薄待外戚。
行天折日盡。上大悔懼。國觀又忤太監王化民。遂敗。
詠中書舍人王陞彥。籍其家。初國觀以陞彥通賂免。
官命伺其卯。則陞彥至。執之下獄。陞彥爲吳昌時甥。
臨刑呼曰。此舅氏所作。我若有言。卽累名教矣。時國
觀事發于東廠。僉云昌時實啟其機。

上臨御以來。誅經畧袁崇煥。庶吉士鄭鄞。總督楊
一鵬。總理熊文燦。及兵部尙書陳新甲。明宰相在

國觀與周延儒。可謂英斷矣。

國觀爲大臣。不以正道輔君。而以搜籍進主。害人者。徒自害耳。至武清雖富。亦應酌量三四萬金。而遽加十倍。毋乃過乎。况悉爾所有。亦可已矣。猶爾道比。能無寡恩之議耶。

召周延儒

辛巳。四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至發辭不出。逢聖出不久。以病歸。惟延儒受事。初延儒既罷。丹陽監生賀順。虞城侯氏共獻金爲太監等。

翼乘間得復相。至是召用。主事吳昌時力居多。延
儒德之。

延儒之再召也。其子奕封。夢故母吳氏被髮跽泣。
謂爾父切勿赴京。赴必有禍。奕封覺以語延儒。延
儒不聽。後如夢言。吁。何如。至發不出之。爲高耶。

是冬十月。特設裕國足民奇謀異料。諭朝臣。諮
訪徵辟。稱朕破格求才之意。夫召宰相而延儒非
其人。諭徵辟而奇異不一見。非君負臣。實臣負君
耳。

孝學

辛巳八月十九日。上視學程真禮成步至東西廡。遍
閱諸儒先神位。因召禮部侍郎王錫衮。蔣德璟。司成
南居仁。三臣論之曰。宋儒周程張朱邵。六子有功聖
門最大。今稱以先儒位在漢唐諸儒下。禮殊未稱爾
部會同詹翰等官議。所以尊崇之。至六子格言。卽督
令儒臣編纂成書。以宏聖教。是歲九月。卽彙集六子
諸書。開館編纂。至尊崇位號。廷臣多有章奏。孔尙則
云。朝廷多故。未能一特定議。故未卽奉行。尙則宜聖

六十四代孫崇禎庚辰進士

內臣王德化

上幸太學以重修告成也先期司禮監太監王德化奉命率羣臣習儀時比之唐魚朝恩講經元李邦甯習奠事。

九月改東廠提督京營者亦稱總督十一月禁朝臣私探內閣。適內侍于是待漏俱露立毋敢入直舍。十二月勅停內操勅內臣無干外政申戒廷臣毋交通近侍。

上之所嚮下趨尤甚。率習儀稱總督。嚴以刑相之。職授璫矣。雖欲禁勅廷臣勿連。豈可得乎。

黃道周遣皮

辛巳十二月黃道周解學。道成初刑部尙書劉澤深擬道。周瘴成再奏不允。因上言曰。道周之罪。前兩疏已嚴矣。過此惟有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今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建言受戮之名。在道周固得矣。非我皇上覆載之量也。且皇上

所疑者黨耳。黨者是諸臣實事道周。具疏空言一二。臣工未始不相與也。今且短之繼而斥之。烏有所謂黨而煩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停免。今皇上豈有積恨于道周。萬一轉圖動念。而臣已論定。噬臍何及。敢仍以原擬上上從之。

先是疏上。屢嚴駁聲息。泅泅而會。莫必其命。黃景昉拉同鄉蔣德璟。王家彥。謁謝陞公。請之陞。太息曰。死矣。遲秋爲幸。聞之失色。總閔承韓城毒隣之後。餘威尙震武陵方。以督輔出柄。得宜督遂入爲中樞。同憾。

道周前疏刺骨同年費縣并研誼漢如滑縣且下石
矣會周延儒新召至衆喁喁想望風衆道周前此種
職屬延儒爲政頗內媚至是諸名流力從患之姚爲
閔禱得免死改永遠成道周在獄中手寫孝經百餘
本流傳爲寶所著易象正書直于血肉淋漓指節垂
斷之時成之二十圖六十四象正天心出月窟自二
三高足外鮮能傳其學者董子繁露邵子皇極方之
禩矣沈酣易象晚若前知其以都事里居不免縲絏
既就逮送者有蕭蕭易水之咏道周曰無憂但書經

三千紙者出矣。卒驗成楚辰州。取道杭之大滙山。與
諸生極論朱陸同異。過九江病瘥。更乳易象正則定
之。曰。後世誰復定此者。聞猶省身世。中夜酸鼻。自己
已出得。癸革丙子。出得繫繫九死一生。以望六之生。
荷戈赴伍。命也如何。

李自成陷河南府

辛巳正月二十六日。壬寅。李自成圍河南府。福王募
死士力戰。斬獲頗多。總兵王紹禹兵有呼于城上者。
賊亦呼而應之。紹禹兵執副使王充昌于城上。紹禹

馳解之。諸軍曰：賊在城下，總鎮其如我何？揮刀殺守
陣數人，賊緣堞而上。叛兵迎之，賊人福王及世子燭
緇城走。士民破殺者數十萬，城焚。福王府執副使王
充冒已下，俱不死。惟一典史不用見殺，自成發藩邸
及巨室米數萬石，金錢數千萬，賑飢民。丁酉，自成跡
福王所在，執之，并執前兵部尚書呂維祺。維祺，周王
日名義，甚重。母自辱，內官崔升甫十三歲，勸玉甯死
勿屈。抱王不去，賊殺王，并見害王體，肥重三百餘觔。
賊置酒大會，以王爲雉。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王諱

常洵神宗之子。世子諱由崧。即去光諭城得免。奔子
懷慶。又破永安。殺萬安王。變聞上震怒。遣總兵王紹
萬礫之籍。其家兵科張縉彥奏福王身死社稷守國
大義。日月爭光。誓祭宜厚。從之。吏科章正良奏闖賊
從四川來。兵部尙書陳新甲急奏賊自秦來。不自川
來。蓋嗣昌方奏拒賊于川。言從川來。則責在嗣昌。出
呂維祺字介儒。號象石。河南府新安縣人。主時有夢
月入懷之祥。萬曆壬子癸丑。聯舉鄉會。初授齊州司
正。漢妖變起。兗城坐賴。以全魯人肖像祀焉。已未以

卓異徵入爲吏部郎天啟甲子告歸究心伊誰性命
之學與馮從吾善從吾每稱爲明道後一人會
魏建祠勒令鄉紳助江維冠曰士風掃地矣卒不與
璫深喻之因嗾御史詆雜禛講學將中以危法適意
廟崩中侵崇禎戊辰言官交薦起尙寶卿改太常正
卿陞南京兵部尙書常極言鈔法之妙可以足國終
不見用論者惜之己亥賊自汝甯來走鳳陽犯皇陵
折而西圍巢廬江一支北出陷潁川雜禛遣都督趙
世臣以兵三百人守關山潰走烏交南京大震廷議

後咎維祺遂以考察奪職家居。至是賊陷雒陽，彼執大罵以死。贈太子少保。廕一子入監。宏光朝諡忠節。南京鑄錢，舊有夾鑄之弊。每爐加私銅數十斤，官與匠分之。維祺謂：速鑄則利在官，遲則夾鑄多而利在下。舊三十日一鑄，特改十五日一鑄。連放鹽米共十八日。凡兩月三鑄，停爐之日必盡放匠役出之，鑄速而私錢少。

二月，白成搜掘富室窖藏，席捲子女玉帛，捆載入山。以書辦邵時昌為總理官，令守河南府。巡撫李仙鳳

偵知賊去。引兵至城下。時昌閉門拒守。尋開門迎官軍。仙風收賊。昌斬之。

錢祚徵罵賊

附唐啟泰

錢祚徵字君遠。號錫吾。以舉人歷官至汝州知州。汝爲賊出入孔道。又有土賊萬人依山爲巢。祚徵簡鄉勇衛兵得千餘人。佯爲賊將計。忽夜半開門出。從間道踰山各抵其巢。賊方縱飲不爲備。急擊大破之。策賊衆難盡誅。乃釋其俘。招之。其魁脅加勤等遂降。汝人小休。十四年正月賊犯汝州。祚徵中流矢。力疾乘

城督戰。二月四日大風。竄城上以礮擊賊。風逆火反。樓堞盡焚。賊乘之入。祚徵被執。大罵不屈。爲賊擊刺。無完膚。乃死。

時有唐啟素舉人。官至宜陽知縣。十四年賊陷宜陽。啟泰不屈遇害。與祚徵皆掖人。

李自成陷歸德

三月十六日未刻。自成至河南歸德府。昇砲攻城。終夜如雷。十七日辰時。新城破。舊城遂不守。賊入將城垣拆毀。悉爲平地。賊營延亘六十餘里。上以白布覆。

暮望之如茶。使百姓擔百貨入營中。此歸德難民所
述。

牛宋隆自成

辛巳四月河南府盧氏縣貢生牛金星。何有罪當戍
邊。李巖薦其有計畧。金星遂歸自成。自成以女妻之。
授以右相。或云金星天啟丁卯舉人。與廩自年。故薦
之。金星引故知劉宗敏為將軍。又薦術士宋獻策。獻
策河南永城人。善河洛數。初見自成。袖出一數。進曰。
十八孩兒當主神器。自成大喜。拜軍師。獻策面狹而

長身不滿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軍中呼爲宋孩兒。一云浙人精于六壬奇門遁法及圖讖諸數學自成信之如神餘如拔貢顧君恩等亦歸自成賊之羽翼益衆矣。

羅汝才合自成

七月羅汝才不合于張獻忠自內鄉走鄧州與李自成合時自成有衆五十萬復得汝才軍益熾。

傅宗龍罵賊

五月。敕兵部尙書傅宗龍以右侍郎督陝兵討賊九

月初四日丁丑宗龍與保督楊文岳合兵擊李自成
敗績保定兵背邈文岳夜奔項城宗龍兵食盡乃殺
驢馬餉軍馬驢復盡殺賊取其屍分噉之十八辛卯
夜潛動兵潰圍出諸軍星散賊追獲之執至項城下
賊呼于門曰我秦督官軍也請啟門納秦督宗龍大
呼我秦督也不幸墮賊手左右皆賊耳毋爲賊所殺
賊抽刃擊宗龍中膈而仆復厲聲罵賊斫其耳鼻死
城下賊獲衣甲器械無算遂陷項城屠之項城縣屬
開封。

宗龍可謂志士仁人矣

劉國能自刎

九月李自成羅汝才合兵陷葉縣。降將劉國能守集
自刎死。其妻先死。其子方八歲。闖賊入城。抱置縣土
欲收養之。不從。自解所帶小刀。亦刎死。復啗沙陽。

劉國能一門死難。實足千古。所最奇者。八歲小兒
自刎。史書所未載。以知賊中儘有忠臣義士。惜國
家不能早用耳。

李自成稱闖王

自成既入洛。撰九問九勸諸僞詞。號召群盜。勾引見民。遂爲圖王。辛巳自成獨雄一部。汝才改稱曹操營。予思古之僞號多矣。未有以圖名者。稱之自高。迎祥始或云闖者。馬出頭。貌馬出頭。是主字在馬上也。取馬一定天下意。然止可爲馬上之主。不能拱坐稱主也。故宋獻策有云。我主不過是馬上皇帝。其意亦見及此矣。蓋僞號初設。莫不有數存焉。然迎祥作逆十載。勢既橫且久矣。而世終不聞稱高。闖王僅知有李闖王者。前此猶未甚也。及自成破

洛以後而始甚矣。人第知閻王爲自成而不知始
于迎祥。抑第知自成爲閻王而不知始于卯辰之
際也。故特著之。使世知閻之所自。與號閻之非無
說也。

李自成兵逾百萬

張獻忠糾諸賊會李自成河南請土寇以兵畢赴自
成衆逾百萬。

賊兵逾百萬勢孔熾矣。宗社危如累卵。當時廷臣
猶若處堂燕雀何哉。

昔人有言人不可以無勢天下之事勢而已矣。豈
獻忠在房竹。自成附之。及自成復振獻忠。又會之。
強弱甯有定乎。

左良玉屠臨頓

十月左良玉兵至臨頓。臨頓為賊守。良玉攻破角之。
盡獲賊所掠。自成怒。合兵攻良玉。良玉退保鄆城。自
成圍之。良玉率兵拒守。賊陷襄

李自成陷襄城

十一月自成復陷襄城。弛撫汪喬年守將李萬慶死。

之喬年號茂星。遂安人。天啟壬戌進士官提督。三邊
會都御史。先是喬年于陝西發自成先塚。得小棺。即
斬以殉。誓師進兵。將援圍城。抵陝縣時。襄城新破。喬
年遲疑不敢進。襄城貢生李永祺率邑人出迎官軍。
自成聞之。解圍城之圍來迎戰。喬年身中數矢。一軍
盡覆。以數百人入城居守。五日。襄城復陷。喬年自刎。
未死。被執見殺。二子尚餘。眾盡被屠戮。自成深恨。詣生
遂剿別百九十人。又購永祺。永祺匿免。屠其族人九
家。殺守將。屯虜虜。乃降將射。射天也。其功至別。

將至是自成陷襄城殺之詔贈都督同知榮祿大夫
主祠襄城

喬年發墓斬蛇都任劉骨囊豬可謂二快

自成陷南陽

自成再破秦師獲馬二萬。隆秦兵數萬乘勝圍南陽。
數日而陷。總兵猛如虜奮勇出戰。殲賊數千。既城破。
猶持短刀巷戰。至唐府門。望北拜口稱負恩。被賊殺。
死。唐王遇害。知府邱懋素罵賊不屈。閤室見殺。參將
劉士傑游擊郭關守備猛先捷俱戰死。太監劉元斌。

李軍救河南。聞南陽陷，仍擁婦女北去。縱兵大掠，殺
蒸。汲者論功。俄上命御史清軍元斌倉皇。悉沈婦女
于河。及明年十月，先殲。誅以其縱軍焚劫也。

是歲二月，自成圍開封。督臣丁啟睿率諸將左良玉、
虎大威等集兵朱仙鎮，與自成戰。全師皆潰。六月，圍
曹分兵東南，一敗。官軍于黃陽復回豫，圍城一戰，賊
眾折傷。適十一月，汪喬年敗。十二月，自成復圍汴。官
軍敗績于水坡。賊勢張甚。

自成陷河南州縣

十二月李自成連陷涪州許州長葛鄆陵鄂陵知縣
劉振之力緹衣冠再拜自刎死賊陷禹州徽王遇害
自成屯朱仙鎮時內鄉鎮平唐縣新野俱降于賊
州知州劉振之死焉

劉振之字而強號冰壺慈谿人曾祖父及兄俱爲名
臣振之弱冠補諸生崇禎庚午舉人出黃道周門三
士公車不售因愛東陽山水遂受教諭陞鄆陵知縣
因言東陽土風日惡不久將變起甫去而難作人服
其先見治鄆陵以恤民爲務時流寇充斥軍士過

索糧者迫縣宰萬狀至縛之去父老啼號奔救歛費以稿始釋歸邑中有通賊者言城小不支降之便振之正色叱之城陷謁先聖秉笏坐堂上賊至索印不與賊縛置雪中三日猶罵不絕口賊斫之十餘刀乃死事聞贈太僕少卿黃道周額其門曰忠孝大儒振之生平畱心聖學事繼母毛有古孝行自己未歲書片楮藏之笥中每歲加紙護之至是家人啟其封則不食財不好色不惜死三語也卒年五十六

人惟財色二事孽障纏綿一當生死關頭便有許

多係憲觀劉公藏笥格言。其所謂看得破跳得過者。次無慾則剛真其然乎。

段增輝字令遠。尚邱人。以賢良辟召不就。幸已賊至。率鄉人捍禦。賊再攻乃克。被執不屈死。而鄉官原任簡討馬剛中。字九如。崇禎甲戌進士。爲賊支解。工部郎中沈試字君明。官生遇賊大罵。脅降不從。賊以亂槌擊死。

賊至睢州。鄉官通政使李夢宸。號元駒。崇禎戊辰進士。自經死。賊皆赴宅羅拜。咸歎爲有德仁人。

監軍兵部主事余爵字天有。潁川人。崇禎辛未進士。率兵援浦。力戰被執。罵賊不屈。與侄敦華同死。

張獻忠燬驛道

辛巳正月。張獻忠羅汝才渡違河而東。往新開驛。擊驛道人。烟斷絕者七百里。初賊南竄。萬元吉欲從間道出。神道拒歸路。以待賊楊嗣昌不聽。噉諸軍躡賊。急追諸將。盡向瀘州。賊折而東。返歸路盡空。不可復過。頭人龍頭兵廣元不進。十二日乙丑。猛如虎。率諸將擊賊于開縣。連勝之。獻忠憑高而望。見後軍無繼。

因以精銳繞谷中出官軍後馳而下左軍先潰士傑等皆戰死前軍全覆如虎突戰潰圍而出馬仗軍符盡失嗣昌在雲陽聞閭縣失利始悔不用元吉之謀也

南北畧編年不編月故猛如虎戰死一事已載于前而此復載之者前以自成及之此以編獻忠事及之也他卷倣此但自成陷南陽劉士傑戰死而此亦載士傑戰死未知是一是二

張獻忠陷襄陽

初庚辰六月左良玉擒獻忠妻李與徐以顯潘獨鰲等送襄陽獄。襄陽知府王承會素縱魚色見獻忠妻悅之故疎其防。及辛巳獻忠汝才走當陽鄖撫袁繼咸悉兵扼賊于房竹賊走宜城偵襄陽無備密知楊嗣昌檄至邀于路取檄簡二十騎偽爲公差二月初五日巳酉夜漏四鼓叩襄陽城門巡道張克儉見符驗啟關賊旣入卽揮刀大呼殺門者城中先伏賊百餘俱起應之破獄出以顯獨鰲等獨鰲者應山諸生富而吝縣令婪其財使人訐其不法獨鰲憤甚越

獄殺賊獻之文移皆出其手時賊縱火光燭天大隊疾馳至城中大亂門洞開初六日庚戌昧爽賊盡入城王承曾突圍走署襄陽事李天覺城破北面卽首置印于案自經推官姜曰廣被執大罵不屈與兵備副使張克儉俱死之賊焚襄王府端禮門執襄王慰忠據坐王宮坐王堂下勸之以庖酒曰吾欲斷楊嗣昌下而嗣昌遠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一杯酒因縛王殺之投屍火中福清王常澄逃免潛遣人索王屍已燼僅拾顱骨數寸

以歸賊殺宮眷并貴陽王常法盡掠宮女發銀十五萬以賑飢民。襄陽守兵數千軍資器械山私盡爲賊有。初左良玉屢破賊掠其輜重盡蓄之許州爲獻忠襲取。良玉在鄖厝家目貨畜于襄陽至是復盡爲獻忠。有良王聞之同鄖撫袁繼成發兵馳援已不及。初九癸丑賊渡江破樊城十五己未陷當陽陝縣二十一日乙丑陷光州新野。

妻孥心腹俱在獄中獻豈須與忘之耶。况宣城爲襄陽屬邑相距當不甚遠王承曾悅妾陳防張克

儉夜半啟戶抑何異也

楊嗣昌自經

辛巳二月初二丙子嗣昌在荆聞變漸憤自縊于軍時河南已陷福王遇害嗣昌度不免遂自盡廷臣交章論劾上下其議禮部侍郎蔣德璟謂其奸欺悞國請用嘉靖中仇鸞例斷棺戮尸然上竟不之罪當嗣昌之在蜀也安坐順慶公署題扁自旌大書鹽梅上將迨瀘州破後連陷數邑嗣昌猶在醉夢命多備索子鄒賊蜀中爭傳笑之上以襄陽失陷左良玉違制

避賊削職戴罪平賊。逮鄖撫袁繼咸入京。繼咸豈朝
負直聲。督學山西。備兵淮陽。武昌所至。以清惠稱。吏
民敬恩之。至是合辭叩關。繼咸亦出。嗣昌手書。明已
無罪。尋察其枉。赦之。繼咸號臨侯。江西袁州府宜春
縣人。天啟五年乙丑進士。嗣昌既縊。四月甲子。進陝
督丁啟者。兵部尙書代嗣昌督師。剿賊。

嗣昌不能制賊。誠爲有言。非然。一死亦已矣。律以此
爲母。乃已甚。宜上之不從也。

張羅屠隨州

辛巳四月二十五日庚午張獻忠羅汝才合兵陷隨州知州徐世淳合門被殺。吏民屠戮不遺。血流成澗。徐淳字中明嘉興人。父以建兵部侍郎淳通象緯數學萬歷戊午。以春秋薦于鄉。累試南宮不第。遂赴選署永嘉縣。教諭劉香餘孽出沒海上。淳多出方畧得安。因除重慶推官。督師徵餉萬斛。過五日以尙方劾。從事淳立辦會蜀人疾其強直。改隨州知州。時獻關二賊方熾。隨爲兵衝。淳將行。語其子肇。森。肇曰。賊隙突襄鄧及隨。隨三破之餘。然郢之肩背也。守隨所

以衛陵寢吾必死于此矣十三年十月蒞臨與州人
敵血關廟誓以必死乃繕南城燕棲寢處其下慨然
謂僚屬曰身與公等枕戈待敵以此橫爲死所矣明
年辛巳四月賊陷襄陽繼德安獲謀斬之賊知有備
悉衆力攻三走使至郢告急廵道趙某抵孝于地弗
顧巡撫發一遊擊率兵援隨自力

卸雷弗遺涼

不食不解甲五日再興 險廟告哀二十五日賊急

攻南城潛帥入道隰北城以入渾遺率標埋印扉後
牆下勒馬巷曉矢貫于頤力屬于頤眼鼻橫斷隨馬

左手製刀右手握印箱賊鎗刀交下陷胸斷股而死。肇檟趨至村戶頓踊哭且罵賊驅至老營殺之。且死疾呼州人告以埋卽處妾趙氏王氏。賊殺寺八人皆死賊驅趙出不可先殺其所抱幼女申姑斷其又指罵益厲賊及之推土石碎願而死。淳死之三日吳人石琳求得其尸斂之。趙氏屍與申姑相抱不解胸着布囊函金剛經三寸許遂并棺以斂。而肇檟尸卒不可得。趙道以阻授自諱欲沒其死事狀。荆西道力持之。楚撫按乃上其事。肇森亦詣闕陳請。贈太僕少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九
神廟祠祭
嘉二祠

戊寅二月獻忠破隨州王壽自縊。至是復陷徐淳死之。王徐二公後先濟美。誠足並傳千古。亦不幸中之幸也。然徐死尤烈。而民之罹禍亦更慘矣。夫自賁迄已。不越四載。兩被獻忠毒。豈天之厄運使然耶。

張獻忠陷泌城等處

辛巳六月初六庚戌賊陷宿松英山獻忠攻才攻信陽。獲左兵旗幟。令羣賊襲以入泌城。陷之。七月賊陷

英山于啟睿大破賊于麻城。汝才走合自成。總兵黃得芳兵叛西走投獻忠。獻忠陷鄖西。九月獻忠散于南陽。以數百騎奔李自成。自成將殺之。汝才以五百騎資獻忠。獻忠東奔。至十月獻忠糾賊會自成。獻忠之行兵其來也如風雨之驟。至其去也若鬼蜮之難知。故數月間或馳江北或趨楚豫蹂躪三省。令官兵追逐不暇。卽孫子所云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避實擊虛之法。將帥墮其術中而不覺耳。徐以顯嘗教獻忠孫吳兵法。自是進不可禦退不

可追事與虛實一篇相應真指賊之難制者

山東李廷實

辛巳正月二十八日甲辰山東土賊李廷實李鼎鉉
陷高唐州時山東盜起所在響應京畿道梗省直餉
糧數百萬俱阻于兗州東平吏胥倡亂迎賊以入城
據之巡撫王國賓檄總兵劉澤清破東平賊復其城
二月東寇益熾徐德數千里白骨縱橫又旱蝗大飢
民父子相食行人斷絕己丑魯王捐金數萬募兵防
盜三月革王國賓職命楊勸濟劉澤清會兵勦曹廣

賊五月設徐臨通渾四鎮。護漕以防東寇。及明年壬午正月。盜始平。

河南袁時中

辛巳正月。河南土賊艾一侯。二侯。四壩。聚數千人。封邱知縣擊破之。二月二十一日。丙寅。土寇陷新野。二十一日。丁卯。陷河陰。據之。游擊高謙攻圍。七晝夜。拔之。是月。土賊瓦罐子。一斗。執等。盡歸于李自成。合攻開封。五月。河南土寇袁時中。聚眾至二十萬。入江北。窺鳳泗。群盜蟻附。總督朱大典擊敗之。賊棄牲畜。晉

遁丁酉總兵劉良佐簡驍騎追擊五十里賊大奔戶
擗交橫棄仗滿阡陌二十萬衆鳥獸散及十五年八
月徐鎮倂擊趙崇新與時中講撫于夏邑爲賊所給
被殺時中復佯就撫詔許之時中出不備突入執
縣知縣以去至十六年五月時中爲自成所殺小袁
營遂滅時中起于草野至有衆二十萬三載而亡

泰安土寇

泰安土寇十餘萬所至燔掠屠戮無遺抄劫至
揚州南沙河店燬漕船十六艘復東北行徐州賊合

之國豐縣

誌異

辛巳正月二十六日壬寅黃霧四塞日青無光嘉興
城聲震如雷時曰城愁。二月山西偏頭關天鳴。六月
雨京山東河南浙江旱蝗。無錫實錄云立春後積
陰二月。霖雨如注。河渠皆溢。二麥捐收。及秋復苦旱。
米價騰貴。貧民不能舉火。採草及草以食。道僅相望。
邑令酌議官糶焉。然擁擠殊甚。強而近者一日兩糶。
以市利弱而遠者不能得其一焉。

時徽州米價尤貴。其地山多墾于田。故昔旱十三年。庚辰五兩二錢一石。十四十五年五兩一石。至順治八年辛卯米缺。七兩五錢一石。猶和糠一斗。水一斗實米止八斗耳。每日富室人食米三合。婢女俱流境外。

是年上而江北下而蘇杭。飢民相枕于道。六月米價二兩七錢。後至三兩二錢。麥價二兩一錢。油每勛八分。